

---

# 總序

## 時代的邊界

說起「邊界」，總先令人想到分隔，至少不同國家之間就非常重視邊界的劃分，屬於你的，還是我的，絲毫苟且不得。由談判桌上到兵戎相見，因為土地分隔了，人心也分隔了。我建議換一個角度來看：劃分邊界的地方，也就是接觸的地方，所以分隔的同時，就是接觸。戰爭與和平，是千里天涯，還是咫尺相濡？其實是看你把目光和心力投向哪裏。

於是 I 想起教育。

教育的重要方法是和學生「保持通話」，接觸溝通，才可引導關懷，因此「聯繫」永遠放在第一位。談論的不管是春秋大義，還是不着邊際的娛樂八卦；是家國經綸，或者閒話家常，只有大家都「在線上」，才有影響和改變的可能。〈禮記·曲禮〉說「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」，孔子也要求學生「自行束脩而上」，可是財經科技的發達專橫，很容易令學生轉身而去。現代教育中蒼白乏力的「學習動機」，

在文化和文學的學習上，顛困難危走了多年，需要更到位的點撥與深耕。我們站在講台和黑板前面，絮絮，也滔滔，期望着學生欣賞、觸動與回應，令年青一代深信中華文化的美好。都在說歲月飛奔，代溝或許成為一道道的邊界，疊疊層層，但如果用心想，我們所有人都共同活在當下的時空，用心聞聽，或許摺疊處，正早藏履印泥痕，微漾清芬，特別是偌大的任何時代，總會存在一批復一批志在千里的英雄年少。我們在生命和思想的高處與他們相逢，然後發現了事情的真相：時代是最大的阻隔，也是最真實的接觸。

教育的另一重要原理是引領學生看見美好與崇高，有了眼界和識見，學生自然會放棄粗鄙與低劣。有經驗的教師，在引領過程中，會掌握和預計到學生的難處，例如動機、基礎知識的不足及理解的盲點，種種樣樣，對於香港的年青學生，尤其重要。這些，我在下筆過程中，從來沒有忘記。把古典和傳統推引到年青人面前，我們縱有滿胸熱情，也要放下個人的偏執與成見，更不要說利益的計算。由古代到今天、文言到白話、國家到香港，怎樣認識過去與當下、莊嚴與世俗，不是強拋一些西方思潮術語，形式學派主義等，文學教育就會發生。

重要方向和策略是把要說應說的，有理有情地告訴學生。時代反復在跨越與逝去，與年青人保持通話，這裏有「聯繫的必要」。我期望筆下的內容廣闊立體一些，所以採取了「叢書」的形式，希望照顧面能更周全。題材內容由文化、語文、文學欣賞到創作技巧等並有，時間空間上則古今兼及，闡發析述，盡量運用切合現代生活的例子，也常會分享一些個人的遭遇與經驗，不用學術論文式的敘述表達，不疏不箋，重要的是雙向交流，能入能出。以學生角度引發話題，希望「往教」成為「來學」，例如討論中國文化，特設「弟子問」的部分，就是希望針對同學對儒家思想或中華文化的一些誤解與疑惑，讓他們「發聲」，我們嘗試回應與引導。跨過邊界與阻隔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真誠的溝通交流。人與人之間的阻隔，從來都不是時代，是偏執與成見、是利益與傲慢。放下了，天涯便是咫尺。

我希望年青人願意聽，而且聽得明白準確，最後懂得尊重和欣賞。文字浸淫中，邊界是接觸聯繫的明證，變化氣質，成就水平，提升了生命的高度。數十年教學生涯，我滿懷感恩，從來不願曲學阿世，更不忍看見中華文化，在秋意無端中花果飄零。對於文學與傳統，我相信「一情獨往，萬象俱開」，跨過種種道道的邊界，相信和需要的，是對中華文化的一縷深情。

退休，也是一種跨過。從全職工作崗位退下來，邊界鮮明，馬後桃花滿眼，馬前，想也一樣風光明媚。我努力令視野遼廓，胸襟清朗，下帷書生退而修書，只希望為中華文化教育作一點貢獻。來意鮮明，進路也簡單，就是為青年人寫幾本認識中華文化的書。這套叢書能夠順利出版，當然最要多謝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，特別是羅海玲女士和朱婉兒女士的信任與協助。如果沒有出版社和她們的支持與催促，過程中細心校閱，提出意見，叢書的出版，肯定還要多走一大段路。

潘步釗

2024年5月

---

# 引言

《論語》可能是中國數千年來最重要的一本書。

程頤說：「讀《論語》，未讀時是此等人，讀了之後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讀。」讀《論語》可以令人變化氣質，感悟倫理，思考人生，提升做人的質素和境界；數千年來，是帝王書，也是平民讀書人最重要讀本，是最影響中國人的書。

本來，在數千年的流傳過程中，儒家的內容思想變得駁雜繁複，孔子死後，韓非就有「儒分為八」的說法。但是如果真正認識儒家文化，必須以《論語》為本，在當中看孔子和弟子究竟做了甚麼，說了甚麼。後世儒學發展，特別是漢代以後，豐富了的同時，也扭曲了儒家學說，影響中華文化發展。學術研究儒學思想，歷朝發展都可以成為對象，但如果想理解中華文化價值觀念，並借以幫助我們面對今日的客觀社會，必須「讀《論語》，識孔孟」。

全書分成十二章，希望幫助同學明白認識孔子，讀懂《論語》，因為無論孔子還是《論語》，背後都是三千年中國文化與儒家思想的具體陳述、精彩演繹。由認識孔子生平開始，理解《論語》解釋人生在世，應該怎樣「與自己相處」、「與別人相處」和「與天道自然相處」。閱讀過程中，希望同學從中明白中國人怎樣理解血緣親疏、情感道德、進退志業、家國物欲等儒家思想重要價值觀，從而成就自己以成為君子的人生方向追求。

作為中國人，我希望同學通過切實認識這些中華文化的倫理價值觀，在二十一世紀，情感疏離，正道滄桑的今天，找到生為中國人的睿智清明與自重自信。由成長、學習到面對死亡，生於天地之中，正直磊落，內省不疚，雖然難免會遇上顛沛奔波，但因為背後這份「睿智清明與自重自信」，可以安心實然走過快樂的一生。

寫法上，為了便於閱讀，每一章都抓住一個主題闡述，除了在《論語》和其他古書中找印證、說明的材料，也盡量扣緊同學日常生活與現實社會，希望同學感覺親近一些，也較容易明白。每一章節前面特別設「弟子問」，代年青人擬寫一些面對傳統中華文化，經常會產生的疑惑和問題（我在教學上遇過不少同學發問）。每章節結束前，建議一些

簡單章句片斷，希望同學可以背誦，多記住，日子久了，你的感覺可能不一樣。

我深信，只要客觀持平，有理有情地理解與掌握，中華文化必定可以代代相傳下去。因為當中充滿我們祖先前賢的智慧與深情。身為中國人，我們的情——也在其中！

## 2 德之始也： 孝順是美善的起點

### 弟子問

我們經常在電視或報章上看到父母虐待或疏忽照顧子女的新聞。既然父母不一定是愛我們的，那為甚麼我們一定要順從父母，又為甚麼儒家思想要這樣強調「孝道」？

### 正常的父母都疼愛子女

日常生活中，我們常常在報章、電視新聞或網絡媒體上看到父母疏忽照顧，甚至虐待自己子女的報道。看到這些事情和個案，我們不禁要問，是不是所有父母都一定會疼愛自己子女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為甚麼人必須行孝道，更要說這是人的基本道德和情感？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」，這句話到底有多真確！我們說孝順是「天經地義」是本乎人性，會不會有時也不一定對？

面對這問題，我們要明白「常」與「變」的分別。一切規則說理，或者倫常規範所守的是

「常」，也就是指在一般正常情況下，這就像馬路上有超速的魯莽駕駛者，但這並不等於因為有這些人，我們就不談，或者認為不需要遵守交通規則。儒家思想講究發乎人性人情，人性本是向善，也一定講究和重視，並且渴望與其他人有情感的交流，這是人性的常情，千萬年來都不會有很大的轉變和差異。世界上即使有不疼愛子女，甚至虐待子女的父母，卻絕對是少數，是倫理常情的例外，因為這種特殊性，所以一旦被我們知道了，就會連媒體新聞也有報道，也因為大家都同意愛護照顧子女完全合乎天性人情，所以我們的法律也不容許父母疏忽照顧子女。

現實的情況是這種「倫理常情的例外」不多，絕大部分父母疼愛子女，並不需道理原因，只是順乎人情，出於本性。父母為子女辛勞擔憂，甚至犧牲，絕不會從希望回報和原因來考慮，這種疼愛子女是動物的天性，即使鳥獸也會有，萬物之靈的人類尤其如此，做一些符合我們天性的事，不但合理，也合情，更加因為情感性靈上的滿足而使我們快樂。

## 孝順是基本品德

四十年前，我仍在唸預科，趁暑假參加大學校外進修學院的一個電視編劇訓練課程。我記得課堂上一位曾在電視台監製多部長篇電視劇的導師說，電視台編寫電視劇本，塑造男主角的形象時，除了外型、背景、性格之外，一定會強調

他是「孝順仔」，因為這樣，觀眾才會受落和喜愛，大家都覺得孝順的人，一定是好人。

「孝順仔」就一定是「好人」，為甚麼？

邏輯上，「孝順仔」和「好人」沒有必然的關係，但有內在相關的合理性。中國文化，特別是儒家文化，是將孝和品德結合在一起的。為甚麼中國文化這樣重視孝道，因為大家認為這是人性最根本的品德，是人性良善的起點，所謂「孝者，德之始也」、「人之行莫大於孝」。簡單說，在中國人的觀念裏，孝是衡量個人品德的重要準則，是判別一個人的基本道德水平的最簡單方法。

我們日常說話時，說到一件事很合理，很基本，沒有甚麼好爭論懷疑，會用「天經地義」這成語來形容。在漢語裏，「天經地義」最初就是用來形容「孝」的。儒家有部書叫《孝經》，內裏引用孔子的說話：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」（〈三才〉第七）這裏說明孝是「天經地義」，是人性中最自然的事。「經」字的本義是紡織機上的垂直的絲線，在織布過程中，它一般是固定的，所以後世就引申為恆常不變的意思。一些說明歷久不變道理的重要書籍，也因此叫作經典。「天經地義」，就是最基本、最恆久的不變道理。

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視孝道的民族，至少見之於文字典冊，所謂「百善孝為先」。東漢的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解釋「孝，善事父母者。子承老也。」因為中國人講孝道，不但是從親人家庭倫理上講，而是結合人性、道德和社會團結穩定、政治倫理等來理解。

為甚麼說「孝」是最基本的心性道德？儒家思想講究順人之情，認為人生活在世界上，只要本着人性，由內而外推展開去，妥善處理人與人之間不同的關係而得到快樂。中國文化以家庭為基本單位，在人世間的種種愛與感情之中，父母之愛是一個人最基本、最自然、最親密、最可經驗的倫理情感關係，因此孝不是一種利益回報和計算，而是作為有情感有道德追求的人類，與生俱來的應有之情，所以是天經地義，人性的基本，是天性，是子女對父母與生俱來應有的感情。中國人一句老話：「養子方知父母恩」，我們說「孝順是仁德之本」，因為孝順其實也是一種天性，符合人情人性，敬愛、侍奉生我育我，血肉相連的父母，對人的情感和內心，都是一種安頓；儒家思想教人怎樣面對和安頓人生，能夠安頓好情感和內心，我們才會快樂，也才会有幸福滿足的感覺。

因此，中國文化裏對「孝」，是一種絕對的倫理價值觀，特別是在儒家思想裏，更加是數千年來的共識。所謂「百行（善）孝為先」，歷代以來，下至庶民，上及天子，都推崇孝道：例如民間廣泛普及的「二十四孝」故事、《三字經》教導

小孩子要「孝於親，所當執……首孝悌，次見聞」；漢代以孝廉選官，歷代帝王用各種方法提倡獎勵，唐朝皇帝會到太學講《孝經》，詩文作品不少寫到孝道，明代律法中更有「死刑三千，不孝為重」的條文。

##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

儒家期望天下最終得到太平和有秩序，所以很強調忠和孝。中國歷代帝王，不少相信可以借助「孝」來管治天下。〈論語·里仁〉就說得更清楚：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孟子〈梁惠王〉篇說：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（具有仁心的人是不會遺棄父母的），未有義而後其君也。」東漢時候有一個叫韋彪的大臣，曾經引孔子的說話來勸皇帝要選一些孝子為官，他說：「事親孝，故忠可移於君，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」所以中國人常會說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」，事實上，從日常生活的觀察和交往，我們一般也會同意孝順的人，應是比較謙虛、感恩和重感情的人。有這些性格特點，犯上作亂的機會少一些，也很合理。所以上面說「孝順仔多數是好人」，也可從這些方面思考。簡單歸納，明白儒家思想以孝悌為仁之本，由孝父母而及於祖宗，甚至及於整個民族和民族的歷史文化，對於社會穩定和團結，都產生重大作用。所謂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（〈學而〉），也是這個意思。正因為深信這種由內而外，由小而大

的推衍擴充，所以儒家思想非常維護和強調孝的禮節，提倡情感教育之餘，亦透過情感教育來維持人的道德。由親疏遠近的血緣關係和上下分明的等級關係，混融起來的各階層的和諧，周王朝尤其如此。

跟世界上許多民族比較，中國文化特別強調孝道，因為中國文化對父母角色和恩情的看法不同。父母對子女首先有孕育養育之恩，「十月懷胎」、「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」、「生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」等，父母之愛是生死始終的。除了生活上的相處與相伴，父母更同時兼具管教和愛護的責任。所謂「養不教，父之過」，現代法律也有「疏忽照顧孩童」的罪行，但中國文化的「照顧」，除了「管」，還有更重要的「教」和「愛」。現代人對這種「父母式」、「家長式」說法，側重了「管」，因此對中國文化的父母子女倫理關係理解不夠準確。例如我們說「父母官」，在現代用語有時會強調多了「管」，但以「父母」比喻為官，更重要是強調「愛護關心」。出處是《詩經》的〈大雅〉，句子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」，要求為官的正是溫情仁厚（愷悌），將百姓當子女般看待，這樣才可以「愛民如子」。

## 孝的要義：關心 愛惜自己 尊敬

既然孝道重要，而且是人性的最基本情感，那怎樣才可以實行孝道，或者說應該怎樣行孝才合適？回答這問題，除

了上文中《說文》說的「善事」，即好好供養侍奉，此外，當中還包括幾個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要關心、尊敬和善於溝通。首先說關心，這也是自內而發的應有情感，就是我們要真的關心父母的健康，生活過得好不好，快不快樂等。《論語》說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對於父母的健康，我們要關心，父母的年歲，不能不知，一來是因為看到父母高壽而開心，同時也會為父母愈來愈年長，身體衰弱和接近死亡而擔憂。既然知道父母健康會隨年紀而衰弱，所以行孝要及時，《韓詩外傳》中說的：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（息），子欲養而親不待（在）」，成為家喻戶曉的說話，也是這意思。

除了關心父母，行孝，我們也要愛惜自己，《孝經》上說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」好好照顧自己，令父母不為自己擔憂，就是最基本的孝行。所以《論語》裏，當孟武伯向孔子請教孝，孔子很簡單回答：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。」意思就是我們應該做到除了疾病之外，父母都不用為我們其他事擔憂。孔子也說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」，除了責任感，也是為了不讓父母擔心自己。

照顧好自己，當然同時要好好侍奉父母，供養衣食住行之外，也要善於溝通。「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；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為孝乎？」孔子強調不止要照顧父母起居生活，對父母要和顏悅色，即使看到父母有做錯的地方，也要婉轉勸說，不可粗魯無禮，或者大發脾氣。子曰：「事父母幾

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「色難」是對父母要和顏悅色；「幾諫」是指婉轉地勸說父母，表達不同的意見。孔子強調「禮」，所以盡孝道也是要根據「禮」的要求，生養死葬，不可違反，所以又提出「無違」的重要準則：

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「無違。」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「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『無違』。」樊遲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

不過今天我們理解儒家強調的孝道，最重要的一點是「敬」，在儒家思想裏，經常會見到這個「敬」字，正是表現出內在情感而使外在行為，更有實質和豐富的道德意義。當學生子游問怎樣行孝，孔子用精彩準確的比擬，留下簡潔易明的回應：

子游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；不敬，何以別乎！」

孔子認為如果沒有真正的尊敬，那我們侍養父母，就跟飼養犬馬沒有分別，這種只有物質的孝道，並不是着重內心真情實感的儒家所欣賞的，所以在《禮記》上說：「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，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。」意思正是內心的尊敬，比只着重外在形式更重要。與父母的相處，無論是和顏悅色（色難），或者遵照禮制（無違），都講究發自內心。儒

家思想一直維護孝的禮節，目的在提倡情感教育，守住人的道德水平。

## 當「孝」與「義」衝突時

青少年對於「孝」，會有兩個疑惑，除了上文說過的當我們遇到不好的父母時，是否仍要講孝道；二是當孝道和正義公道發生衝突時，我們仍堅持要孝嗎？

第一點，上文已經談論過，至於第二點，就是當父母做了不當，甚至犯法的事情時，「孝」是否應該讓路予「義」和「法」這些關係大多數人的價值觀。例如當我們發現父親做了非法勾當，是否應該報警。在《論語》裏，就出現過這樣的情境難題：

葉公語孔子曰：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」孔子曰：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
關於這一節，歷來受到很多人的批評，說孔子不重視法治精神，包小護短，不值得學習。我們應該怎樣回應這種批評？

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孔子說這話時所採取的角度。孔子在這裏，並非從道德價值的是非對錯角度說出這句話。孔子沒有說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」是正確的行為，他的總結是「異

於是」(做法不同)，「直在其中矣」(也是一種直)。在這裏，「直」是最關鍵的詞語。台灣學者王邦雄解釋這一節時說「父子兄弟的親情，是仁心顯發最直接的對象，正直就是義，父子相互隱藏是親情仁心不容己的自覺要求，故就是義的表現，也是直的表现。」(《論語義理疏解》)

孔子沒有說葉公不對，更沒有責罵，只是要指出還有另一種解讀「直」的方法。在《論語》書中，很常見孔子嚴厲批評他不認同的言和事：「鳴鼓攻之」、「朽木不可雕」，都是他很生氣的罵人話，反映他對該人和事的是非道德判斷。但在這一節，因為他不比較兩種做法的對錯，也不強調是品格高低的不同，而只是人倫關係的兩種不同處理：葉公的鄉黨和孔子的鄉黨——選擇「證」和選擇「隱」。他重視倫理親情，所以強調「隱」也是一種「直」，因為父子親情在人性中，是自然而重要的，所以「父子相隱」，雖然不合法治公義，但卻合乎倫理親情的自然。

儒家思想重視人性的自然情感，所以「父子相隱」就有它的「正常性」。我們必須知道，孔子對中國文化的最重要貢獻，就是為「禮」注入相應的情感意義，令這些本來客觀的條文，背後都有人倫間的情感內容。孔子在〈陽貨〉篇教導子路說：「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」，楊伯峻將「絞」譯作「說話尖刻，刺痛人心」，就正好說明從今天法治的角度看，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」當然傷了公義，但內裏的倫理情感，既真實也必

須。如果選擇了「子證父攘」，公義受到捍衛，可是一己的傷心自歎，還是合乎人性的。孔子說的「直」，就是這人性自然的部分，他選擇從這角度切入，所以是「異於是」（他沒有認為這是最正確）；可是能夠肯定的是：即使有人選擇舉報指證自己的父親犯法，孔子也不認為是錯的行為，只是從親情倫理角度，他選擇的是另一種「異於是」的「直」。

## 小結

總而言之，父母是所有人在人世間必定有、也通常是生命中最先擁有的親人，父母子女的感情，也是作為人最基本、最容易及真切體會感受到的情感。為人子女盡孝，父母亦親愛子女，當中最重要是「敬」和「關愛」。行孝，既符合人的本性，亦是中國文化對人倫感情，由血緣親情，經親疏一路推展開去的起點。

## 章句快遞

---

1. 〈論語·為政 6〉 父母唯其疾之憂。
  2. 〈論語·為政 7〉 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；不敬，何以別乎！
  3. 〈論語·為政 8〉 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；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為孝乎？
  4. 〈論語·里仁 18〉 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
  5. 〈論語·里仁 19〉 父母在，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
  6. 〈論語·里仁 21〉 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
-

# 9 三千年師道不相忘 啟蒙與感恩：

## 弟子問

中國人常常說尊師重道，但老師只是一種職業，每月支薪，教好學生不是他的本分嗎？更何況我們經常會碰到不盡責或不稱職的老師，為甚麼一定要尊敬他們？

現代人有時會用「消費者」概念來理解老師和學生的關係，那是完全不符合中國文化的師道概念。中國人看師道，注入非常強烈的道德責任，夾雜着某種形態的「親情」和「恩情」，不單止傳授學問，還要幫助學生成就自己的人格道德。「經師」之外，也着重「人師」，即以身作則，教導學生做人的道理。令自己明理，建立人格道德，對一個人來說，這是最重要的事，而且是超越「買和賣」的消費關係，學生自應懷有「感恩」之心，尊敬就理所當然。至於一些不稱職、不盡責，甚至不疼愛學生的教師，我個人也以為只須尊重，敬之與否，就像一切人倫關係，要出自本心，不應苛求了。

## 有教無類

孔子自知生於無道之世，所以特別重視教育。

談到老師和教育，孔子是中國文化史上代表性的象徵人物。後世人稱孔子為「萬世師表」、「至聖先師」，即使用「杏壇」來代表教育，也是出自孔子的故事。故事出自《莊子》的〈漁父〉：「孔子遊乎緇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壇之上。弟子讀書，孔子絃歌鼓琴。」〈漁父〉這篇文章，後世很多人認為是偽作，不過，「杏壇」代表教學的地方，就流傳下來，而孔子泰然絃歌的形象，也深入後世人心。

晉代人注釋杏壇，是「澤中高處也」，我們讀《莊子》，也明白書中不少提到孔子的故事，都不一定是真的。如果今天旅遊，現在在山東曲阜孔廟真是有一座杏壇，那是宋代時的孔子子孫所建。

孔子在春秋亂世，開始了平民教育，是中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人物。孔子身處於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春秋末期，禮樂制度崩壞，過去教育的資源和機會，一直都由貴族階級所把持，平民百姓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孔子的出現，除了建立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教育，講師道的數千年傳統，也示範了崇高的教育理念和優秀的教學方法，作為一個老師，更加垂典範於千秋萬世，被後世稱為「萬世師表」。這一章先談他的

教學理念、方法和對學生的認識與愛護，下一章再談他提倡的學習方法。

縱觀人類文明和教育歷史，孔子的一個罕為人所企及的貢獻就是他鮮明地標舉了「有教無類」(《衛靈公》)的觀念。今天的青年人，在經濟正常發展和建立的社會，例如香港，不但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機會，而且甚至是政府立法強制「十二年教育」的。在香港，如果青年人在合法年齡，父母不把他送進學校讀書是犯法的。這樣簡單而理所當然的事，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，完全不是同一回事。

孔子雖然主張並實踐有教無類，但也強調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責任，雖說「誨人不倦」(《述而》)但也說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」(《述而》)。關於這一章句，過去很多人都簡單將「束脩」解作肉乾，變成說只要送上肉乾，孔子就會教導他。傅佩榮教授則有不同的解釋，以「行束脩」代表「達到十五歲」，也就是只要儒家思想重內在的主體性，強調人要對自己有要求、有追尋，這也是一種責任感的表現。陳永明教授在《原來孔子》一書中指出，這句話的焦點在「自行」兩字。無論如何解釋，學生的主動自發最重要，有這種志向，孔子便願意教，學生的身份富貴都不重要，否則，一貧如洗的顏回便第一個被「趕出校」了。

## 師生情深（認識學生）

如果用現代教育的角度和理論來看孔子的老師身份，也發覺他在時代的超越和領導。他強調教育對人的重要，其中以品德為最重要。《論語》中有很多地方都記載孔子教導學生要重品德，要做「君子儒」，儒，簡單來說就是讀書人，我們在前一些章節已說過，《論語》中的君子，大多時候都是指一些有知識有品德的人，所以修身立德，承禮啟仁，一直就是孔子教學的最主要內容。

孔子提倡繼承周代禮樂文化，大力推行六藝教育。〈述而〉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。」這裏的「藝」一般都解釋為六藝。孔子自己早年受過良好的六藝教育，也十分擅長駕車，以禮、樂、射、禦、書、數為教，創設了儒家學派。他熱心於教育，收了不少學生，其中早期追隨他的如子路、冉有和子貢等，也有出仕為官，《左傳》中亦記載了他們的事蹟；晚一些隨孔子的弟子，則傳授文獻，如曾參和子夏便是代表人物。

孔門學生中，不少皆取得很高成就。三千弟子當中，身通六藝者有七十二人。孔子晚年刪《詩》《書》、定《禮》《樂》、修《春秋》、序《易傳》，將它們作為教材教授弟子。孔子之後，六藝教育與六經教育成為儒家教育兩大傳統。

作為老師，孔子有一個很大的優點，值得即使是現代的教師也應學習的，就是他對學生非常認識，而且與他們建立了很親密的關係。對於學生，他有真性情，會生氣、會擔心、會有期望、會感到自己不如學生，師生有交流、互相欣賞，學生（顏回）過身，他會極度傷心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老師。這種師生關係到今天，仍然是我們相信和追求的一種模式。在《論語》中，孔子經常會評論自己的學生，往往可以準確而概括地道出學生的強弱點和特性，又針對學生這些強弱點和特性，提點引導。這種本事，建基於他對學生有深入的認識。

例如我們常說的「孔門四科」和「十大弟子」，出自〈先進〉篇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德行：顏淵，閔子騫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語：宰我，子貢。政事：冉有，子路。文學：子游，子夏。」這裏，孔子把學生中表現優秀的十人，分別歸屬於「德行」、「言語」、「政事」和「文學」，也可以理解為孔子教學的重要內容，綜觀這十位孔門學生一生，見出孔子的觀察非常準確。在〈公冶長〉篇，他逐一點出自己幾位學生的能力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……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……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。」在〈雍也〉篇，也可以見到類似對學生的評價。

《論語》中，看到孔子作為一位萬世師表的儀範，為人師者，值得學習。他對學生有深刻認識，懂得欣賞學生，學生亦由衷佩服和尊敬他。他最喜愛而出色的學生顏淵曾感歎說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」（〈子罕〉）孔門師生關係深厚：「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『子慟矣！』曰：『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？』」孔子為學生之死痛哭大慟，到孔子死時，許多弟子為他守喪三年，子貢更是六年，足見師生之間，有着很深厚的感情，如果不是很熱愛教育，很受學生尊敬愛戴的老師，不會如此。

## 因材施教

用現代教育理論來看孔子的教學，會驚覺遠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，教學方法不但獨特，而且超越時代，與今天許多教育理論家提出的方法相同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「因材施教」和「自由開放而重啟發」的兩大特點，處處體現孔子教學方法的多元和靈活，令人不得不佩服這位至聖先師。

不同學生問同一事，孔子往往會因應學生不同的特性來回答。這「因材施教」的教學最著名例子是〈先進〉篇「聞斯行諸」章，討論孔子的教學方法時，一定會提到：

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『有父兄在』；求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『聞斯行之』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
我們在上文說孔子對學生的特質和強弱非常了解，這是因材施教的重要條件。試想想，如果我們根本不知道學生之間有甚麼不同的特性，如何可以因應不同的學生而作出適合於他的教導。孔子近乎完美地實行「因材施教」，其基礎就是對學生的充分了解。孔子說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（〈學而〉）他認識到「知人」的重要，因此他十分重視「知」學生，認真分析學生個性，甚至只用一個字即可準確地概括，足見其對學生之細致認識。

在「聞斯行諸」這一章，冉有和子路分別來問孔子聽到一件事，是不是就馬上作出反應時，孔子對兩人的同一道問題，作出了不同的答案。回答冉有時，叫他馬上回應；「聞斯行之」；可是回答子路時，就叫他可以先和家人商量一下。同一道問題，孔子作出不同答案，因為來問的是不同的人。孔子說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《論語》中有記載冉有處事怯懦，他曾在權臣季氏的手下做事，季氏為人聚斂暴虐，作為孔子的弟子冉有，明知道這樣做不對，不但不敢

去勸上司季氏，反而順從季氏的意願，為他「聚斂而附益之」，氣得孔子大罵冉有「非吾徒也」，要學生們「鳴鼓而攻之」！因為冉有處事比較怯弱，所以孔子想推動他；子路呢，剛好相反，他性格比較急躁，所以孔子要他先停下來想想。孔子針對學生不同的特點，甚至是強弱點施教，從而幫助學生建立更理想的人格和處事態度，背後就是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方法。

這樣因應學生特點來回答提問的例子，在《論語》其他地方也有。例如子貢問孔子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子貢是孔子學生中口才最好的一個，但孔子卻希望他在仁厚修德方面有提升，所以特別強調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的說法來啟導他。〈雍也〉篇中，樊遲問仁的時候，孔子的回答也針對樊遲的性格特點：「仁者，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樊遲在孔子學生中比較計較成效利益，所以孔子特別跟他說「先難而後獲」，也就是先要努力付出，然後就會收到成效。

## 課程與教學法：自由啟發

孔子的教學法非常先進，不是高高在上式的單向灌輸，而是讓學生自由發表，交流討論，遠在二千多年前，已經跟今天的教學法非常接近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「弟子侍坐章」。

上文指出孔子曾經說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」。後世理解這句話，多是指出孔子的「有教無類」，但其實也要留意這「無類」還是有少許要求，就是「自行」，即是學生要有學習動機，否則他是不肯教的——「無誨」。

這種要求學生自己也要有要求和主動性，是孔子認為學生學習時，必須配合老師的。有了學習動機，主動追求，師生之間能夠產生互動，而不只是老師單方向的灌輸教授。他說：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」（〈述而〉）。我們後世談教育，重「啟發」這一詞語和方法方向，正是從此處開始。「憤」是不滿意，有些生氣；「悱」是臉紅，當然也是因為生氣。學生不但要有這種追求學問的情感和渴求，而且更要聯想思考，觸類旁通，所謂「舉一反三」，就是這道理。

教學過程中，孔子也留給後世許多良好的示範，例如他常把自己放在跟學生平等的位置上，他面對學生，開誠佈公：「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（〈述而〉）他教學生，常用啟發或引導的方式，例如子貢問他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」（〈學而〉）怎樣，孔子進一步說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」（〈學而〉）。就是希望引導他進一步思考。有時甚至倒過來稱讚學生啟發了他，例如〈八佾〉篇中稱讚學生卜商說「起予者商也」，這個「起」字，大概就可譯作「啟發」。

## 小結

孔子被後世尊為「至聖先師」，實在是實至名歸。他誨人不倦，奉行有教無類，與學生關係良好，認識他們的特點，而大家感情深厚。教學法靈活具針對性，重視啟發交流，無一不是教育理論發展到今天，教學界公認的專業方向和策略。其中最重要的是，他在春秋亂世之中，開創了平民教育，令中華文明產生上下流動，從而衍伸發展，豐富進步的可能與社會框架，可以說功在千秋，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第一人，沒有錯。

## 章句快遞

---

1. 〈論語·述而 8〉 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
  2. 〈論語·述而 7〉 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
  3. 〈論語·先進 26〉 何傷乎，亦各言其志也。
-